墨莊漫録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墨莊漫録

◀上一卷

卷五

下一卷▶

元豐五年，狀元黃裳榜，神廟御集英殿。唱名至第三甲，有暨陶者，主師誤呼為暨，去聲。三呼之無應者。蘇丞相頌時為吏部侍郎，侍立，上顧頌，頌曰：「當呼為居衣切。」果應而出。上曰：「卿何以知之？出何書？」頌曰：「臣觀三國時，吳有暨艷造營府之論，恐其後也。」問陶鄉里，乃建州人，上喜曰：「果吳人。」褒諭再三。大觀三年，狀元賈安宅榜，徽廟御集英殿。唱名至第五甲，有甄徹者，中書侍郎林攄彥振唱名，呼甄為諸延切。徹自言姓甄，之人切。攄猶強辯之，近侍皆笑。繼而御史有言，攄罷而出。神廟朝御馬有曰玉逍遙者，蓋赭白也，嘗幸金明池，歸乘之。

胡世將成公為中書舍人，兼權給事中，與張燾子公同在後省。一日，胡將上馬，忽內逼，乃解衣登廁。張戲之曰：「解衣脫冕而行，舍人給事。」取「急」同音。欲尋屬對，無有其事。後李彌大似矩當尚書，知平江府，似矩常為宣撫使，趙九齡次張忽云：「子公之句，吾有對矣。可對『棄甲曳兵而走，宣撫尚書』。」取常輸字同音。聞者莫不大笑，且以為的對。蓋為帥臣常為賊所窘也。

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，自幼警悟，明敏過人。文正公所料事，必先知之，善能出神。公在西邊，凡敵情幾事，皆預遙知。蓋出神之邊廷得之。故公每制勝，料敵如神者，監簿之力也。因出神為人所驚，自此神觀不足，未幾而亡，時甚少也。公之族子閎彥之云。

邦基外祖父吳豪字特起，世家臨川，其兄仕於唐州而亡，因家江上。治田於黃玉二坡，遂以多資聞，倜儻尚義，潛德不耀。荊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。荊公更新法，心不喜之。將授之官，力辭不願。自外祖死，伯舅元順圖持門戶。順圖蕭散風度，雅意翰墨，蓄法書名畫甚富，烹茶焚香，吟詩彈琴，而隴畝漫不省也，坐是東皐廢弛，歲不暇給，乃委仲舅兌悅圖治其隳敗。悅圖孝友修願，賙貧樂施，有父風。未幾，多稼復如曩時，歲收數萬斛。公心持己，無絲發之私，輸載長兄房，以聽出納。悅圖奉太夫人盡子道，待兄弟得怡怡之義。四方親舊以貧促者，存恤無厭，臧獲咸無怨言，鄉曲皆得其歡心。宣和辛丑秋得病，至冬不起，視笥中衣無兩襲，未嘗有一物私蓄也，人始服其廉謹。其京師調發科敷，動以萬計，適丁連歲旱歉，悅圖憂家勤瘁，郁郁感病。其死數日，侄芾夢悅圖云：「吾有詩，爾其志之。」及覺，憶其二句云：「春風陌上一杯酒，回首家園事若何。」蓋悅圖雖死猶不忘家也，悲夫。

僧如璧，本撫州士人，姓饒，初名節。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，論新法非是，不合，乃祝髮更名。尤長於詩，嘗住數剎，士大夫多與之遊，後改字德操。詠梅花一聯云：「遂教天下無雙色，來作人間第一春。」風味亦不淺。又答呂居仁寄詩云：「長憶吟時對短檠，詩成重改又雞鳴。如今老矣無心力，口誦君詩繞竹行。」居仁甚稱之。

《玉臺新詠》梁沈約休文有《六憶詩》，蓋艷詞也。其後少有效其體者。王全玉乃作《宮體十憶詩》，李元膺重見之，愛其詞意宛轉，且曰：「讀之動人，老狂不能已，聊復效尤。」亦作十絕，謂《憶行》、《憶坐》、《憶飲》、《憶歌》、《憶書》、《憶博》、《憶顰》、《憶笑》、《憶眠》、《憶妝》也。其一曰：「屏帳腰支出洞房，花枝窣地領巾長。裙邊遮定雙鴛小，只有金蓮步步香。」其二云：「椅上藤花闊面平，繡裙斜綽茜羅輕。踏青姊妹頻來喚，鴛履貪弓不意行。」其三云：「綠蟻頻催未厭多，帕羅香軟襯金荷。從教弄酒春衫溼，別有風流上眼波。」其四云：「一串紅牙碎玉敲，碧雲無力駐晴霄。也知唱到關情處，緩按余聲眼色招。」其五云：「纖玉參差象管輕，蜀箋小研一作砑。碧窗明。袖紗密掩嗔郎看，學寫鴛鴦字未成。」其六云：「小閣爭籌畫燭低，錦茵圍坐玉相欹。嬌羞慣被諸郎戲，袖映春蔥出註遲。」其七曰：「漫註橫波無語處，輕攏小板欲歌時。千愁萬恨關心曲，卻使眉尖學別離。」其八云：「從來題目值千金，無事羞多始見心。乍向客前猶掩斂，不知已覺鈿窩深。」其九云：「泥嬌成困日初長，暫卸輕裙玉簟涼。漠漠帳煙籠玉枕，粉肌生汗白蓮香。」其十云：「宮樣梳兒金縷犀，釵梁水玉刻蛟螭。眉間要點雙心事，不管蕭郎只畫眉。」其情致殊妍麗，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。

藏書之富，如宋宣獻、畢文簡、王原叔、錢穆父、王仲至家及荊南田氏、歷陽沈氏，各有書。因譙郡祁氏多書，號「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」，後皆散亡。田、沈二家，不肖子盡鬻之。京都盛時，貴人及賢宗室往往聚書，多者至萬卷，兵火之後，焚毀迨盡，間有一二流落人間，亦書史一時之厄也。吳中曾攸彥和、賀鑄方回二家書，其子獻之朝廷，各命以官，皆經彥和、方回手自讎校，非如田、沈家貪多務得，舛謬訛錯也。

平江自朱勔用事，花木之奇異者，盡移供禁禦，下至墟墓間珍木，亦遭發鑿。山林所余，惟合抱成圍，或擁腫樗散者，乃保天年。建炎己酉冬洎庚戌春，宣撫使周望留姑蘇。諸將之兵，斧斤日往，樵斫俱盡，棟樑之材，折而為薪，莫敢誰何，諸山皆童矣，亦草木一時之厄耶。

吳中魚市以鬥計，一斗為二斤半。《松陵唱和》皮日休《釣侶詩》云：「一斗霜鱗換濁醪。」註云：「吳中買魚論鬥，酒即稱斤。」其來遠矣。然酒今已用升，至市交及蔬反論斤，土風不可革也。

僧謂酒為般若湯，鮮有知其說者。予偶讀《釋氏會典》，乃得其說。雲有一客僧，長慶中届一寺，呼淨人沽酒。寺僧見之，怒其粗暴，奪瓶擊柏樹，其瓶百碎，其酒凝滯，著樹如綠玉，搖之不散。僧曰：「某常持《般若經》，須傾此物一杯。」即諷詠瀏亮。乃將瓶就樹盛之，其酒盡落器中，略無子遺，奄然流啜，斯須器音庾。酣暢矣。酒之廋辭，其起此乎。

樂全先生張安道薨，東坡時守潁州，於僧寺舉掛，參酌古今，用唐人服座主緦麻三月，又別為文往祭其柩。蓋感其知遇也。

王文公安石為相日，奏事殿中。忽覺偏頭痛不可忍，遽奏上請歸治疾，裕陵令且在中書偃臥。已而小黃門持一小金杯藥少許，賜之云：「左痛即灌右鼻，右即反之，左右俱痛並灌之。」即時痛愈。明日入謝，上曰：「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，不傳人間，此其一也。」因並賜此方。蘇軾自黃州歸，過金陵，安石傳其方，用之如神，但目赤，少時頭痛即愈。法用新蘿蔔，取自然汁，入生龍腦少許調勻，昂頭使人滴入鼻竅。

舒信道《敗荷詩》云：「忍看夜影分殘月，別送秋聲入晚風。」前輩云：「一郡之政觀於酒，一家之政觀於齏。」蓋二物若善，則其他可知矣。

處州縉雲縣簿廳為武尉司，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接，妍麗閑婉，有殊色。其來也，異香芬馥，非世間之香，自稱曰英華，或曰綠華。前後官此者，多為所惑。建炎中，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，同僚皆預其宴集，慧辯可喜，與尉料理家事。自言我非妖也，不害於人。尉以郡檄部兵至揚州，時車駕駐蹕淮南，英華亦隨而行，至揚州南門不肯入，謂尉曰：「天子之所，門有守禦之神，我不可入，我從此而逝矣。然君之行，若復差往泗上，禍即至矣。」遂慘別而去。尉至御營，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，尉乃行，未幾而北兵至，遂不知存亡。獨小史得脫而歸，英華已先至邑久俟矣。其後有蔣輝遠，永嘉人，為邑簿，英華出如平時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歸，輝遠獨在官所，英華時復出現。其來也，香先襲人，輝遠不少動心。一日，謂輝遠曰：「君索居於此，妾欲侍巾櫛，可乎？而君介然不蒙顧盼，亦木心石腹之人也。」輝遠曰：「汝宜亟反，毋相接也。」因齋戒具章奏，欲訴於天。是日復至曰：「君毋庸訴我，某無所舍，得一芘身之地，不復出矣。」輝遠曰：「汝果爾，吾為汝立祠以祀，如何？」華感激而去，自是不復至，輝遠越數日亦忘之。時家有素絲數束，一旦其絲悉穿系於窗牖，連綿不可解，輝遠因悟曰：「吾許汝立祠而渝約矣，即為汝謀之。」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，以祠香火。明日，其絲悉已成束，若不經手者，其怪遂絕。予舊聞斯事，後見處州士人，所說悉同，意其為草木之妖也。

龐寅孫待制，一女有容色，適毗陵胡道修，甚雍睦。數年後，道修每夜即有一婦人來同寢，龐或聞其語言，數詰問之，道修笑而不答。一夜，道修先就枕，龐牽幔欲入，其人自帳中出，姿容妍麗，自顧己不若也。龐亦不懼。道修曰：「子見之否？不必怒也，我與爾同往訪之。」恍惚與道修同至一處，如王侯第，簾幕華煥，廊廡間懸琉璃燈，光彩奪目。道修與龐方攜手而行，上堂有一人自屏後來，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。道修、龐走從之，相挽而去，已而對飲堂上。龐憤之，亟欲走歸，顧門宇悉閉鐍。倉皇至一處，見有斷垣，乃大呼，逾之而出，恍然而寤，蓋夢也。明日，道修曰：「昨宵爾胡不少留，乃怒而遁耶？」自爾無可奈何。時寅孫任發運使，乃具舟楫迎其女並婿至真州就醫，召一道士，能使物治病，俾令治之。道士以一木版一釘付龐，戒令伺道修咳聲，即以釘釘其版。如其言釘之，道修大叫曰：「是甚道理！」亟來奪之。龐懼為所得，擲版於河中。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，即以手招之，其版遂流至船邊。館客取之，拔去其釘，道修大笑，道士悵惋而去，卒不可療。乃復歸毗陵，不復為怪也。一日，道修謂龐曰：「來日有人攜一女子來求售，可為我得之，慎勿靳其直而失之也。」明日，果有一老媪攜一村女來，寢陋可駭。道修見之喜曰：「是矣。」乃以數千得之。道修自是嬖惑此婢甚歡，而向之人不復至矣。蓋是怪依附此婢之體，而道修見之乃向之人耳。龐竟離歸。道修與

此婢生男女數人，亦無他怪。待制之猶子溫孺潤甫言，後問之胡氏，信然。

宣和間，朱勔應奉進為節度使，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，汝功靜江軍承宣使，汝文閣門宣贊舍人，弟績閣門宣贊舍人，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圖閣，汝舟明州觀察使，汝楫華州觀察使，汝明滎州刺史，孫絺、繹、約、絢、緯、綬並閣門宣贊舍人，綽、紳並閣門祇候。一時軒裳之盛，未之有也。靖康之初，籍其家並追奪，悉竄嶺外。

蔡君謨作福守日，有一書生投詩來謁，云：「遠入青青疊疊峰，峰前真宰讀書宮。半巖冷落高宗雨，一枕淒涼吉甫風。煙鎖豹眠閑霧露，井雕鳳宿舊梧桐。九龍山下英雄氣，盡屬君家世胄中。」君謨異之，尋令人伺其所歸。至一山下忽不見，四顧無人，唯一社屋爾，意其社神也。

王荊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，能詩。嘗見親族婦女有服者，帶白羅系頭子者，因戲為詩云：「香羅如雪縷新裁，惹住烏雲不放回。還似遠山秋水際，夜來吹散一枝梅。」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也，亦能文，有詩云：「絮如柳陌三春雨，花落梨園一笛風。百尺玉樓簾半卷，夜深人在水晶宮。」皆婦人有才思者，可喜也。

邦基從伯康孫字曼老，時彥榜高科。宰溧陽日，晨有道士來謁，授以藥二粒，且以橡栗四十枚付之，戒曰：「此去千日，當有大厄，宜封識如法，勿令妾婦見之，庶緩急可為備。」後至揚州，遇母舅錢勰穆父攜二侍姬來，偶探藥囊而未及取。尋而得疾，取藥無有矣。計其時正三年，竟不起云。

宣和戊戌冬，予道由潁昌之汝墳驛，壁間得廖正一明略手題三詩，其一云：「阿憐二十頗有餘，秀眉豐頰冰瓊膚。無端欲作商人婦，更枉方尋海畔夫。」其二云：「阿梅笄歲得同歡，懊惱情深解夢蘭。鶯語輕清花裏話，柳條弱嫩掌中看。」其三云：「淮源距襄陽，亭候逾十舍。征鞍背繡幃，雲雨闕四夜。雙艷盡傾城，一姝偏擅價。獨怒蕙心輕，誤許商人嫁。」初不曉其意。是年至唐州外氏家，因舉是詩，邦人任喻義可云：頃年明略與郡之二營妓往來，情好甚篤，其一小字憐憐，其一名梅。時憐憐將為大賈所納，明略既去，道過汝墳作詩，蓋有所感也。憐憐竟隨賈去。「方尋海畔夫」，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譏之也。

禁中舊有鴨腳子四本，俗謂之銀杏，大皆合抱。其三在翠芳亭之北，歲收實至數斛，而所托陰隘，無可臨賞之所；其一在太清樓之東，得地顯敞，可以就賞而未嘗著花也。裕

陵嘗臨觀而興嘆，以為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。越明年，一枝遂花，而結實至十餘，瑩大可愛。裕陵大悅，命宴太清樓賞之，分賜禁從有差。迨次年，則不復花矣。中官帶禦器械石璘者，老於禁掖供奉，常為何正臣去非言之。正臣嘗記是事，且謂：凡草木之華實，蓋有常性。人主者為起一念，乃能感格穹壤，使陰陽造化之功，為之巧順曲從，以適其一時之所欲。豈為天子者，凡一言動致穹高之鑒聽若影響之速耶？由是觀之，為人上者，使有宋景公之言，時發於誠心，則召應豈俟終日哉！正臣所論如此。邦基嘗以正臣之子薖子楚見其手書，因復記之。

翟三丈公巽，少年侍龍圖，出守會稽時，嘗賦《猩猩毛筆詩》，甚奇妙。何去非次韻和之云：「貌妍足巧語，軀惡招歔欷。賦形具人獸，寧脫荊榛居。肉嘗登俎鼎，餉饋傳甘腴。失計墮醉鄉，顛躓無與扶。柔毫傳束縛，航海歸仙臒。浴質逸少池，摛藻知章湖。殺身固有用，賦芋從眾狙。坐令宣城工，無復誇栗須。宣城出栗鼠須也。文房甲四寶，萬兔慚蒙膚。數管友十年，閉門賦《三都》。之子信豪邁，嗜學每致劬。未冠遊膠庠，已推經行儒。蓬山天祿閣，崢嶸淩碧虛。期予早登躡，同舍校魯魚。」公巽之詩恨未見，有《綠毛龜詩》，皆少年所作也。

予在四明時，舶局日同官司戶王璪粹昭，郡檄往昌國縣寶陀山觀音洞禱雨，歸為予言寶陀山去昌國兩潮，山不甚高峻，山下居民百許家，以魚鹽為業，亦有耕稼。有一寺，僧五六十人。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，營巢梁棟間，大如鴨頰。毛羽紺翠，其聲清越如擊玉。每歲生子必引去，不知所之。山有洞，其深罔測，莫得而入。洞中水聲如考數百面鼓鼙，語不相聞。其上復有洞穴，日光所射，可見數十步外，菩薩每現像於其中。粹昭既致州郡之命，因密禱願有所睹。須臾見欄楯數尺，皆碧玉也，有刻鏤之文，為闕路如世問宮殿所造者；已而復現紋如珊瑚者亦數尺，去人不遠，極昭然也。久之，於深遠處見菩薩像，但見下身如腰，而上即晦矣，白衣瓔珞，了了可數，但不見其首。寺僧云：頃有見其面者，乃作紅赤色，今於山上作塑像，正作此色，乃當時所現者。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，海舶至此，必有祈禱。寺有鐘磬銅物，皆雞林商賈所施者，多刻彼國之年號，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者。僧云：禱於洞者，所視之相多不同，有見淨瓶者、纓絡者、善財者、橋梁者，亦有無所睹者。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瑩，謂之菩薩石。粹昭平生倔強，至是頗信向云。

唐人詩行役異鄉懷歸感嘆而意相同者，如賈島云：「客舍并州已十霜，歸心日夜憶咸陽。無端更渡桑乾水，卻望并州是故鄉。」竇鞏云：「風雨荊州二月天，問人初雇峽中船。西南一望雲和水，猶道黔南有四千。」柳宗元云：「林邑山聯瘴海秋，牂牁水向郡前流。

勞君更問龍池地，正北三千到錦州。」李商隱云：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。何時共翦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。」皆佳作也。

段承務者，醫術甚精，貴人奏以不理選受恩澤，居宜興，非有勢力者不能屈致。翟公巽參政居常熟，欲見之，托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。乃日平江一富人病，求段醫。段曰：「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，然非五百千錢為酬不可。」其家始許其半，段拂衣而去，竟從其請。復以五十星為藥資，段復求益，增至百星始肯出藥。果如其說而差。段載其所獲而歸，中塗夜夢一朱衣曰：「上帝以爾為醫而厚取賄賂，殊無濟物之心，命杖脊二十。」敕左右牽而鞭之。既寤，猶覺脊痛。令人視之，有捶痕，歸家未幾而死。

東坡性喜飲，而飲亦不多。在黃州嘗以蜜為釀，又作《蜜酒歌》，人罕傳其法。每蜜用四斤煉熟，入熟湯相攪，成一斗，入好面曲二兩，南方白酒餅子米曲一兩半，搗細，生絹袋盛，都置一器中，密封之，大暑中冷下，稍涼溫下，天冷即熱下，一二日即沸，又數日沸定，酒即清可飲。初全帶蜜味，澄之半月，渾是佳酎。方沸時，又煉蜜半斤，冷投之尤妙。予嘗試為之，味甜如醇醪，善飲之人，恐非其好也。

蘇子由在政府，子瞻為翰苑。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，來幹子由，求差遣，久而未遂。一日，來見子瞻，且云：「某有望內翰，以一言為助。」公徐曰：「舊聞有人貧甚，無以為生，乃謀伐冢，遂破一墓，見一人裸而坐曰：『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？裸葬以矯世，無物以濟汝也。』復鑿一冢，用力彌艱。既入，見一王者曰：『我漢文帝也，遺制：壙中無納金玉，器皆陶瓦，何以濟汝？』復見有二冢相連，乃穿其在左者，久之方透。見一人曰：『我伯夷也，瘠羸面有饑色，餓於首陽之下，無以應汝之求。』其人嘆曰：『用力之勤，無所獲，不若更穿西冢，或冀有得也。』瘠羸者謂曰：『勸汝別謀於他所。汝視我形骸如此，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？』」故人大笑而去。

梅摯公儀龍圖，景祐初以段中丞知昭州，昭號二廣煙瘴水土惡弱處。公常為說，其略云：仕亦有瘴，急催暴斂，剝下奉上，此租賦之瘴也；深文以逞，良惡不白，此刑獄之瘴也；侵牟民利，以實私儲，此貨財之瘴也；盛揀姬妾，以娛聲色，此帷簿之瘴也。有一於此，民怨神怒，安者必疚，疚者必殞，雖在輦下，亦不可免，何但遠方而已。仕者或不自知，乃歸咎於土瘴，不亦謬乎？予讀此方，慨然有感，蒞仕者當書於座右，亦可為訓也。

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，而介甫詩則無有也。予謂介甫詩時為之用，比子瞻差少耳。如《酬王賢良松詩》云：「世傳壽可三松倒，此語難為常人道。」壽倒三松，見裴鉶《

傳奇》。《春日晚行》云：「興盡無人楫迎我，卻隨倦鴉歸薄暮。」楫迎汝見古樂府王獻之《桃葉歌》。《金陵西齋詩》云：「黃奴三倒頻璚樹，小研紅綾鬥詩句。」小研紅綾見《大業拾遺》。《舒州》云：「巫祝方說茶不救，只疑天賜雨工閑。」雨工見《洞庭靈怪傳》。

徽廟見研石有紋如眉者，謂之眉子石，東坡嘗作《眉子石研歌》，極有連蜷彎環可愛者。東海宮聲應中有一硯，尉氏孫宗鑒少魏舍人為作銘：「襄城愁，京兆嫵，北窗散黛，東家翠羽。棱棱筆鋒，與此等伍，胡不類子，英氣妙語。」又曰：「夕鋒既去，碧落方暮。淡疏星之微明，橫青霞之數縷。想像沉寥，夷猶毫楮。俾子之文，萬丈軒翥。」梁冀妻孫壽封襄城君，作《愁眉啼妝詩》云：「北窗朝向鏡，錦帳復斜縈。嬌羞不肯出，猶言妝未成。散黛隨眉廣，胭脂遂臉生。試將持出眾，定得可憐名。」宋玉《好色賦》：「東家之子，眉如翠羽。」用斯事也。

杜子美有《憶鄭南玭詩》云：「鄭南伏毒守，瀟灑到江心。」殊不曉伏毒守之義。守當作寺，按《華州圖經》有伏毒寺，劉禹錫外集有「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，予再忝科第，前後由華覲謁陪登伏毒巖」，今世行本皆作守，誤也。